

去北京画院看了一个展览,名字取得雅,叫“云中谁寄锦书来”。看

的是花笺,也就是古人写信用的漂亮信纸。展厅里灯光压得暗,隔着玻璃看那些寸余见方的故纸,心里生出一种异样的安静。这年头,大家习惯了对着屏幕敲字,对这种要磨墨、要铺纸的物事,倒像是在看另一个世界的遗迹了。

笺纸这东西,讲究的是一种“低调的奢华”。比如宋朝人玩的“砑花”,听着玄乎,其实就是用雕版在纸上压出花纹。这纸拿在手里,正面看是素的,斜着光看,那些双耳铜瓶、斜插梅花便若隐若现。这就是中国人的浪漫,不响,但都在里面。你写信邀人吃酒,纸上研着梅花,信没展开,字没看几个,那股子春意就先到了。宋朝人的花纹是悄悄的,到了明清,开始五光十色,彩色木版水印,镀版、拱花,层层叠叠,印出来的花鸟博古,这手艺玩得更精。胡正言在南京刻了本《十竹斋笺谱》,那是真叫一个穷工极巧,可惜刊行的时间是崇祯十七年,这一年,恰是明朝灭亡之时。不过,生活总要过下去,那

故纸余温:花笺里的情深深

李舒

时候的文人,对一张信笺的在意,不亚于一幅名画。李渔在《闲情偶寄》里就得意地说,他自己设计笺纸,还要请人专门刻版,不许旁人乱印,这大概是中国最早的“版权意识”了。说到花笺,绕不开的是怡亲王府的“角花笺”。乾隆年间,这东西是王府里的私房物,纸质好,吃墨,左下角印着博古花果,雅淡得不得了。后来王府家道中落,这批笺纸流到了琉璃厂,京城的读书人见了简直是“疯抢”。到了民吴湖帆、叶恭绰这些老先生手里若还有几张怡府旧笺,那是断然舍不得随便落笔的,非得是精神极好、遇见过极投契的朋友,才舍得变“无字之纸”为“有字之书”。

民国是花笺最后一个高峰。那时候的画家,比如齐白石,曾经给南纸店画过笺底。白石老人的花笺有生活气,枇杷、莲蓬、草虫,每一笔都透着泥土香。花笺传递的,是浪漫,比如鲁迅给许广平写信,就特意挑了枇杷和莲蓬的图案——枇杷是许广平爱吃的,莲蓬里

饱含着莲子,那是写给怀着孕的妻子的密码。这种直男的浪漫,比现在

发个表情包,要重上几千斤。鲁迅对笺纸是真爱。二十世纪三十年代,钢笔普及,老手艺眼看要断,鲁迅跟郑振铎两人急了,一个在北京跑腿搜集,一个在上海审定辨伪,哪怕战火纷飞,也要把一部《北平笺谱》印出来。他们坚持要用传统的矿物颜料,成本翻倍也不眨眼,为的就是留住那点“文人笔墨之清雅”。这部书,成了那个乱世里文人心气儿的最后一块压舱石。现在,毛笔退出了书斋,我们的手指在玻璃屏幕上滑动,联络快了,心却好像变薄了。展览末了,看到许多年轻人对着展柜拍照,却不知道这些纸背后的那些曲折。花笺会消失吗?或许会。但那种“把心意藏在纹样里”的讲究,总归不该绝迹。对这些故纸最好的态度,大概不是把它们锁进展柜供起来,而是在还能提笔的时候,寻一张素雅的笺,给远方的朋友写上几个字。

纸短情长,哪怕只是问候一声“多喝热水”,有了这张笺的衬托,那些不响的情意,也就有了着落。

北京的冬天

赵款款

这么多年在北京,逐渐对北京的冬天没啥感觉。不是讨厌,也不是喜欢,而是一种接近麻木的状态。外面铺天

盖地地冷,屋里劈头盖脸地干。没有任何户外活动的机会,从车里到办公室,从地库到家,咬紧牙关走三分钟,从零下10摄氏度回到25摄氏度。看着外面光秃秃的树,听着呼啸的北风,习惯了成为一只宅居动物。这个季节,来北京旅行的人很多。有天我刷社交媒体,看到南方人惊呼:原来掉光叶子,秃了的树这么美!心里还很不屑:没见过世面!大家都问:冬天来北京穿什么?不好意思,北京的冬天没有穿搭可言。黑羽绒服,就是我们的市服。

新年假期那几天,突然想去北京胡同。难得进城,算了半天几点去几点回可以避开堵车。又提前看停车场,最后决定打车去。没洗头,戴着毛线帽。认真选了一套胡同穿搭,穿了件白色羽绒服。路过CBD区的高楼林立,马路慢慢变得开阔,建筑低矮,墙变成灰色和红色。看到当年上班的地方,张自忠路似乎和记忆中也没什么变化。怎么说呢,心情一点点变得雀跃起来,产生一种奇怪的期待。北京有一个旅行项目叫“上房揭瓦”,专指在有露台的咖啡馆,可以去房顶喝咖啡晒太阳。我们去了鲁迅博物馆附近的一家。确实是大太阳,但散发着一种冷冽不刺眼的光。中午外面零下5摄氏度。依然蜷缩在室内,点了一杯热咖啡。看到墙上摆着鲁迅的书,问了下,《朝花夕拾》被人买走了,买了一本《花边文学》。随即和老板攀谈起来。她说这是自己请编辑特地做的小开本书,方便携带。又聊起长大后看鲁迅,和当时看课文是完全不同的体验。我说打包一杯热茶,去露台呆会儿。发现一次性纸杯很好看,老板说也出自北京设计界有名的朋友之手,业务水平高,但拖稿拖得厉害。这是催促之下在高铁上糊弄出来的作品。很久没有和陌生人聊得如此行云流水,是一种熟悉又陌生的感觉。露台上有一棵大树,虽然秃,但特别美。仔细看枝丫,都是向上的,舒展的,更加有张力,充满生命力。从露台上望下去,冬天的北京,就像是北平。我欣赏了五分钟的北平。

喝完咖啡,我们去了鲁迅博物馆。确实冷,没穿秋裤的我,寒风中就像没穿裤子。很冷的时候,就在室内待会儿,看看鲁迅住过的房子。也看了他后院的一株枣树,还有另一株,也是枣树。院儿里有游客留言本,L先生龙飞凤舞写了几个大字,我问你写的啥呀,他说:胡适不如你!周边的游客都笑了,还有人竖大拇指。一路笑着出去,在门口买了串糖葫芦。大姐说必须尝尝,她做的和其他人不同。但是太冷了,我不敢嚼,只能把手缩在袖子里捏住木棍……这一天,堪称近几年来在北京的高光时刻。露台冷冽的阳光,寒风中哆嗦着溜达,和陌生人的聊天,像一只回旋镖,戳中20岁的自己。那会儿北京的冬天也很冷,但那会儿一点都不怕冷。经常下班后和朋友厮混在胡同里,乐此不疲开发新的好玩的地方。是什么时候变了呢?记不清了。对了,回家后的白色羽绒服还是脏了,没有悬念。虽然我走在露台狭窄的楼梯时,尽量小心不要蹭到两侧,但回家脱掉挂起来的一瞬间,蹭上了口红。

过年

费平

过年,是将三百六十五个昼夜的漂泊卸在站台;过年,是各处的思念射线向原点之家回返的一种状态;过年,是体内热血与亢奋情绪交织后燃起的情怀;过年,是父亲支撑火红日子的大手晃动着的烟袋;过年,是母亲用俭朴酿成的汗珠在希望的土地上孕育出的一盘盘菜……

过年,是岁月的年轮增厚一圈后对人生的虔诚交代;过年,是撕下除夕那张日历眼角又多了一条鱼尾纹的感慨;过年,更是酒与茶糅合后发酵的亲情写在每个人脸上的那个字——爱。

春节即景

松庐

元日融融瑞气回,东风吹入小园来。晓窗啄鸟因金橘,晴蕊游蜂就蜡梅。五柳真堪沽酒醉,千金只合买花栽。纵然春老前池里,应有红蕖并蒂开。

新春辞章

戴薇薇

闹猛得不得了。”

人称“管夫人”的管道昇,自幼工诗善画,才华出众。管道昇偏爱画竹、梅、兰等清新物象,尤其是竹。为后人留下《墨竹图》《山水图》《竹石图》《兰花图》《秋深帖》《山楼绣佛图》《水竹图卷》等众多传世之作。管道昇的丈夫赵孟頫同样博学多才,能诗善文,工书法,精绘艺,擅金石,通律吕。尤以书法和绘画成就最高。赵孟頫不仅以楷书、行书著称于世,还开创了元代新画风,被誉为“元人冠冕”。管道昇与丈夫赵孟頫伉俪情深,在东庄留下了许多传说。成语“管赵风流”,便来源于赵孟頫、管道昇夫妇。他们不仅在生活中相扶相携,琴瑟和鸣,而且在中华诗词和书画艺术史上,留下了浓墨重彩的光辉篇章。管道昇不仅自身才华卓绝,更是将教书育人视为己任。漫步东庄,劝学亭、秋深馆、躬耕亭、博

祝福。一位满头银发的老爷爷,捧着墨汁未干的新春联,笑容满面地说:“现在日子越来越好,儿子、儿媳领着孙子、孙女回村过年,村里

礼湿地、衡山楼等文化景点,将诗画东庄的光阴故事娓娓道来。

乘着乡村振兴的东风,有着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东庄,吸引了许多热爱书画、文学、有艺术创意的年轻人返乡,相继开办了版画工作室、陶艺工作室以及各类艺术主题的民宿集群。他们以现代创意唤醒古韵;老宅改建的民宿,为崇尚原生态的游客,亮起古朴、温暖的灯光。青砖黛瓦间,氤氲咖啡香。走过千年的东庄街巷,在马年新春焕发出别样生机:农家小院变成艺术工坊,稻田边兴起迎春市集。东庄新业态不仅保留了华夏文明的内涵,亦为万家团圆的新春佳节,增添了富有“都市特色”的创新,成为上海人家门口的“诗与远方”。

马年春节,品读东庄。读一读《我依词》,欣赏《秋深帖》,观赏历届“管道昇”杯书法作品,品一杯味道纯正的鲜酿啤酒,现磨咖啡,再来一碗春意满满的荠菜猪肉汤团……既有文化传承,又有民间烟火的东庄,正为我们打开一幅江南水乡的新春画卷。

马年春节,是巴金图书馆开馆以来第二个春节,我们为读者准备了让人惊喜的文化年夜饭。

十日谈

文艺年货

责编:郭影



韩天衡



丙午大吉 管继平



吴友琳



马上有福 陈刚



曹醒谷



马上封侯 朱欢笑



李子仲



横戈跃马 魏晓伟



跃马争春 沈爱良



老马识途 华远



车水马龙 杨修亮



瞿志豪